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二十五卷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

詩曰：黑蟒口中舌，黑蜂尾上針，
兩般猶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

話說婦人家妒忌乃是七出之條內一條，極是不好的事。卻這個毛病，像是天生成的一般，再改不來的。
宋紹興年間，有一個官人，乃是台州司法，姓葉，名薦。

有妻方氏，天生殘妒，猶如虎狼。手下養娘婦女們，箠楚挺杖，乃是常刑。還灼鐵燒肉，將椎搥腮。性急起來，一口咬住不放，定要咬下一塊肉來；狠極之時，連血帶生吃了。常有致死了的。婦女裡頭，若是模樣略似人的，就要疑心司法喜他，一發受苦不勝了。司法那裡還好解勸和的。雖是心裡好生不然，卻不能制得他，沒奈何。所以中年無子，再不敢萌娶妾之念。

後來司法年已六旬，那方氏他也五□六七歲差不多了，司法一日懇求方氏道：「我年已衰邁，豈還有敢樂好色之意？但老而無子，後邊光景難堪。欲要尋一個丫頭，從他養個兒子，為接續祖宗之計。須得你周全這事方好。」方氏大怒道：「你就匡我養不出，生起外心來了！我看自家晚間盡有精神，只怕還養得出來。你不要胡想！司法道：「男子過了六□，還有生子之事；幾曾見女人六□將到了，生得兒子出的？」方氏道：

「你見我今年做六□齋頭了麼？」司法道：「就是六□，也差不多兩年了。」方氏道：「再與你約三年，那時無子，憑你尋一個淫婦，快活死了罷了。」司法唯唯從命，不敢再說。

過了三年，只得又將前提起。方氏已許出了口，不好悔得，只得裝聾做啞，聽他娶了一個妾。娶便娶了，只是心裡不伏氣，尋非斷鬧，沒有一會清淨的。忽然一日對司法道：

「我眼中看你們做把戲，實是使不得。我年紀老了，也不耐煩在此爭嚷。你那裡另揀一間房，獨自關得斷的，與我住了。我在裡邊修行，只叫人供給我飲食，我再不出來了。憑你們過日子罷。」司法聽得，不勝之喜，道：「慚愧！若得如此，天從人願！」遂於屋後另築一小院，收拾靜室一間，送方氏進去住了。家人們早晚問安，遞送飲食。

多時沒有說話。司法暗暗喜歡道：「似此清淨，還像人家。

不道他晚年心性這樣改得好了，他既然從善，我們一發要還他禮體。」對那妾道：「你久不去相見了，也該自去問候一番。」妾依主命，獨自走到屋後去了。直到天晚不見出來。司法道：

「難道兩個說得投機，只管留在那裡了？」未免心裡牽掛。自己悄悄步到那裡去看。走到了房前，只見門窗關得鐵桶相似，兩個人多不見。司法把門推推，推不開來；用手敲著兩下，裡頭雖有些聲響，卻不開出來。司法道：「奇怪了！」回到前邊，叫了兩個粗使的家人回到後邊去，狠把門亂推亂踢。那門靛脫了，門早已跌倒一邊。一擁進去，只見方氏撲在地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見了人來，騰身一跳，望門外亂竄出來。眾人急回頭看去，卻是一隻大蟲！吃了一驚。再看地上，血肉狼籍；一個人渾身心腹，多被吃盡，只剩得一頭兩足。認那頭時，正是妾的頭。司法又苦又驚道：「不信有這樣怪事！」連忙去趕那虎，已出屋後跳去，不知那裡去了；又去喚集眾人，點著火把，望屋後山上到處找尋，並無蹤跡。

這個事在紹興□九年。此時有人議論：「或者連方氏也是虎吃了的，未必這虎就是他」。卻有一件，虎只會吃人，那裡又會得關門閉戶來？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腸狠毒，原自與虎狼氣類相同。今在屋後獨居多時，忿戾滿腹，一見妾來，怒氣勃發，遂變出形相來，恣意咀嚼，傷其性命，方掉下去了。此皆毒心所化也。所以說道：「婦人家有先天妒忌的，即此便是榜樣。」

小子為何說這一段希奇事？只因有個人家，也為內眷有些妒忌，做出一場沒了落事，幾乎中了人的機謀，哄弄出折家蕩產的事來。若不虧得一個人有主意，處置風恬浪靜，不知妙到幾年上才是了結。有詩為證：

些小言詞莫若休，不須經縣與經州；
衙門府底賠杯酒，贏得貓兒賣了牛。

這首詩，乃是宋賢范萼所作，勸人休要爭訟的話。大凡人家些小事情，自家收拾了，便不見得費什麼氣力。若是一個不服氣，到了官時，衙門中沒一個肯不要賺錢的。不要說後邊輸了，就是贏得來，算一算費用過的財物已自合不來了。

何況人家弟兄們爭著祖父的遺產，不肯相讓一些，情願大塊的東西作成別個得去了。又有不肖官府，見是上千上萬的狀子，動了火，起心設法。這邊送將來，便道：「我斷多少與你。」

那邊送將來，便道：「我替你斷絕後患。」只管埋著根腳漏洞，等人家爭個沒休歇，蕩盡方休。又有不肖縉紳，見人家是爭財的事，容易相幫。東邊來說，也叫他：「送些與我我便左袒。」

西邊來說，也叫他：「送些與我我便右袒。」兩家不歇手，落得他自飽滿了。世間自有這些人在那裡，官司豈是容易打的。

自古說：「鷸蚌相持，漁人得利。」到收場想一想，總是被沒相干的人得了去。何不自己骨肉便吃了些虧？錢財還只在自家門裡頭好。

今日小子說這有主意的人，便真是見識高強的。

這件事也出在宋紹興年間。吳興地方有個老翁，姓莫，家資巨萬；一妻二子，已有三孫。那莫翁富家性子，本好淫欲。少年時節，便有娶妾買婢好些風流快活的念頭。又不愁家事做不起，隨他討著幾房，粉黛三千，金釵□二，也不難處的。只有一件不湊趣處，那莫老姥卻是□分利害，他平生有三恨：

一恨天地，二恨爹娘，三恨雜色匠作。

你道他為什麼恨這幾件？他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，別家女人就不該生了。為甚天地沒主意？不惟我不為希罕，又要防著男人。二來爹娘嫁得他遲了些個，不曾眼見老兒破體，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處。更有一件，女人溺尿總在馬子上罷了，偏有那些燒窯匠、銅錫匠，弄成溺器與男人撒溺，將陽具放進放出，形狀看不得。似此心性，你道莫翁少年之時，容得他些鬆寬門路麼？後來生子生孫，一發把這些閒花野草的事體，回個盡絕了。

此時莫翁年已望七。莫媽房裡有個丫鬟，名喚雙荷，□八歲了。莫翁晚間睡時，叫他擦背捶腰。莫媽因是老兒年紀已高，無心防他這件事。況且平時奉法惟謹，放心得下慣了。

誰知莫翁年紀雖高，欲心未已。乘他身邊伏侍時節，與他捏手捏腳，私下肉麻。那雙荷一來見是家主，不敢則聲；二來正值芳年，情竇已開，也滿意思量那事，盡吃得這一杯酒。背地裡兩個做了一手。有個歌兒單嘲著老人家偷情的事：

老人家，再不把淫心改變，見了後生家只管歪纏。
怎知行事多不便：搵腮是皺面頰；做嘴是白鬚髯；
正到那要緊關頭也，卻又軟軟軟軟軟。

說那莫翁與雙荷偷了幾次，家裡人漸漸有些曉得了。因為莫媽心性利害，只沒人敢對他說，連兒子媳婦為著老人面上，大家替他隱瞞。

誰知有這樣不作美的冤家勾當，那妮子日逐眉蹙眼慢，乳脹腹高，嘔吐不停。起初還只道是病，看看肚裡動將起來，曉得是有胎了。心裡著忙，對莫翁道：「多是你老沒志氣，做了這件事，而今這樣不尷尬起來。媽媽心性，若是知道了，肯干休的？我這條性命眼見得要葬送了！」不住的眼淚落下來。

莫翁只得寬慰他道：「且莫著急，我自有個處置在那裡。」莫翁心下自想道：「當真不是要處。我一時高興，與他弄一個在肚裡了。媽媽知道，必然打罵不容，枉害了他性命。縱或未必致死，我老人家子孫滿前，卻做了這沒正經事，吵得家裡不靜，也好羞人！不如趁這妮子未生之前，尋個人家嫁了出去，等他帶胎去別人家生育了，糊塗得過再處。」算計已定，私下對雙荷說了。雙荷也是巴不得這樣的，既脫了狼家主婆，又別配個後生男子，有何不妙？方才把一天愁消釋了好些。果然莫翁在莫媽面前，尋個頭腦，故意說丫頭不好，要賣他出去。莫媽也見雙荷年長，光景妖嬈，也有些不要他在身邊了。

遂聽了媒人之言，嫁出與在城花樓橋賣湯粉的朱三。

朱三年紀三十歲以內，人物盡也濟楚。雙荷嫁了他，算做得郎才女貌，一對好夫妻。莫翁只要著落得停當，不爭財物。

朱三討得容易，頗自得得意。只不知討了帶胎的老婆來。漸漸朱三識得出了。雙荷實對他說道：「我此胎實係王翁所有。怕媽媽知覺，故此把我嫁了出來；許下我看管終身的。你不可說什麼打破了機關，落得時常要他周濟些東西。我一心與你做人家便了。」朱三是個經紀行中人，只要些小便宜，那裡還管青黃皂白？況且曉得人家出來的丫頭，那有真正女身？又是新娶情熱，自然含糊忍住了。娶過來五個多月，養下一個小廝來。雙荷密地叫人通與莫翁知道。莫翁雖是沒奈何嫁了出來，心裡還是割不斷的，見說養了兒子，道是自己骨肉，瞞著家裡，悄悄將兩挑米，幾貫錢，先送去與他吃用。以後首飾衣服，與那小娃子穿著的，沒一件不支持了去。朱三反靠著老婆福陰，落得吃白來食。那兒子漸漸大起來。莫翁雖是暗地周給他，用度無缺，卻到底瞞著生人眼，不好認帳。隨那兒子自姓了朱。跟著朱三也到市上幫做生意。此時已有十歲來。街坊人點點搖搖多曉得是莫翁之種，連莫翁家裡兒子媳婦們也多曉得老兒有這外養之子，私下在那裡盤纏他家的；

卻大家裝聾做啞，只做不知。莫姥心裡也有些疑心。不在眼面前了，又沒人敢提起，也只索罷了。

忽一日，莫翁一病告殂。家裡成服停喪，自不必說。

在城有一伙破落戶，管閒事吃閒飯的沒頭鬼光棍。一個叫做鐵裡蟲宋禮，一個叫做鑽倉鼠張朝，一個叫做弔睛虎牛三，一個叫做灑墨判官周丙，一個叫做白日鬼王瀟子；還有幾個不出名提草鞋的小伙，共是十來個，專一捕風捉影，尋人家閒頭腦，挑弄是非，打幫生事。那五個為頭，在黑虎玄壇趙元帥廟裡歃血為盟，結為兄弟。盡多改姓了趙，總叫做「趙家五虎」。不拘那裡有事，一個人打聽將來，便合著伴去做，得利平分。平日曉得賣粉朱三家兒，是莫家骨肉，這日見說莫翁死了，眾兄弟商量道：「一樁好買賣到了。莫家乃巨富之家。老媽媽只生得二子，享用那二三十萬不了。我們攬掇三家那話兒去告爭，分得他一股，最少也有幾萬之數；我們幫的也有小富貴了。就不然，只要起了官司，我們打點的打點，賣陣的賣陣；這邊不著那邊著，好歹也有幾年纏帳了。

也強似在家裡嚼本。」大家拍手道：「造化，造化」。鐵裡蟲道：

「我們且去見那雌兒看他主意怎麼的；設法誘他上這條路便了。」 multido道：「有理。」一齊向朱三家裡來。

朱三平日賣湯粉。這五虎日日在衙門前後走動，時常買他的點饑，是熟主顧家。朱三見了，拱手道：「列位光降，必有見論。」那弔睛虎道：「請你娘子出來，我有一事報他。」朱三道：「何事？」白日鬼道：「他家莫老兒死了。」雙荷在裡面聽得，哭將出來，道：「我方才聽得街上是這樣說，還道未的。」

而今列位來說，一定是真了。」一頭哭，一頭對朱三說：「我與你失了這泰山的靠傍，今生再無好日了。」鑽倉鼠便道：

「怎說這話？如今正是你們的富貴到了。」五人齊聲道：「我兄弟們，特來送這一套橫財與你們的。」朱三夫妻多驚疑道：

「這怎麼說？」鐵裡蟲道：「你家兒子，乃是莫老兒骨肉。而今他家裡萬萬貫家財，田園屋宇，你兒子多該有分。何不到他家去要分他的？他若不肯分，拼與他吃場官司，料不倒斷了你們些去。撞住打到底苦你兒子不著，與他滴起血來，怕道不是真的？這一股穩穩是了。」朱三夫妻道：「事倒委實如此，我們也曉得。只是輕易起了個頭，一時住不得手的。自古道：

『貧莫與富鬥。』吃官司全得財來使費。我們怎麼敵得他過？弄得後邊，不伶不俐，反為不美。況且我每這樣人家，一日不做，一日沒得吃的。那裡來的人力？那裡來的工夫去吃官司？」

鐵裡蟲道：「這個誠然也要慮到，打官司全靠使費與那人力兩項。而今我和你們熟商量。要人力時，我們幾個弟兄相幫，你衙門做事儘夠了。只這使費難處。我們也說不得，小錢不去，大錢不來。五個弟兄，一人應出一百兩，先將來下本錢，替你使用去。你寫起一千兩的借票來，我們收著。直等日後斷過家業來到了手，你每照契還我。只近得你每一本一利，也不為多。此外謝我們的，憑你們另商量了。那時是白得來的東西，左右是不費這惠，料然決不怠慢了我們。」朱三夫妻道：

「若得列位如此相幫，可知道好。只是從那裡做起？」鐵裡蟲道：「你只依我們調度，包管停當。且把借票寫起來為定。」朱三隻得依著寫了，押了個字，連兒子也要他畫了一個，交與眾人。眾人道：「今日我每弟兄且去，一面收拾銀錢停當了，明日再來計較行事。」朱三夫妻道：「全仗列位看顧。」當下眾人散了去。

雙荷對丈夫道：「這些人所言，不知如何？可做得來的麼？」

朱三道：「總是不要我費一個錢。看他們怎麼主張？依得的只管依著做去，或者有些油水也不見得。用去是他們的，得來是我們的，有什麼不便宜處？」雙荷道：「不該就寫紙筆與他。」

朱三道：「稱我們三個做肉賣，也值不上幾兩。他拿了我千貫的票子，若不奪得家事來，他好向那裡討？果然奪得來時，就與他些也不難了。況且不寫得與他，他怎肯拿銀子來應用？有這一紙安定他每的心，才肯盡力幫我。」雙荷道：「為甚孩子也要他著個字？」朱三道：「奪得家事是孩子的，怎不叫他著字？這個倒多不打緊。只看他們指撥怎麼樣做法便了。」不說夫妻商量。

且說五虎出了朱家的門，大家笑道：「這家人被我們說得動火了。只是扯下這樣大謊，那裡多少得與他起個頭。」鐵裡蟲道：「當真我們有得肉裡錢先折去不成？只看我略施小計，不必用錢。」這四個道：「有何妙計？」鐵裡蟲道：「我如今只要拿一匹粗麻布，做件喪衣，與他家小廝穿了，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。擦得莫家母子惱躁起來，吾每只一個錢白紙，告他一狀。這就是五百兩本錢了。」四個拍手道：「妙，妙。事不宜遲，快去！快去！」鐵裡蟲果然去騰那了一匹麻布，到裁衣店剪開了，縫成了一件喪衣，手裡拿著，道：「本錢在此了。」

一湧的望朱三家裡來。

朱三夫妻接著道：「列位還是怎麼主張？」鐵裡蟲道：「叫你兒子出來，我教導他事體。」雙荷對著孩子道：「這幾位伯伯，幫你去討生身父母的家業，你只依著做去便了。」那兒子也是個乖的，說道：「既是我生身的父親，那家業我應得的有的。」

只是我娃子家，教我怎的去討才是？」鐵裡蟲道：「不要你開口討，只著這件孝服，我們引你到那裡；你們進去，到了孝堂裡面，看見靈緯，你便放聲大哭，哭罷就拜；拜了四拜，往外就走。有人問你說話，你只不要回他，一經到外邊來。我們多在左側茶坊裡等你便了。這個卻不難的。」朱三道：「只如此有何益？」眾人道：「這是先送個信與他家。你兒子出了門，第二日就去進狀。我們就去替你使用打點。你兒子又小，官府見了，只有可憐，決不難為他的。況又實實是骨肉，腳踏硬地，這家私到底是穩取的了。只管依著我們做去。」朱三對妻子道：「列位說來的話，多是有著數的。只教兒子依著行事，決然停當。」那兒子道：「只如方才這樣說的話，我多依得。我心裡也要去見見親生父親的影像，哭他一場，拜他一拜。」雙荷掩淚道：「乖兒子，正是如此。」朱三道：「我倒不好隨去得。既是列位同行，必然不差。把兒子交付與列位了。」

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，晚來討消息罷。」當下朱三自出了門。

五虎一同了朱家兒子，逕往莫家來。將到門首，多走進一個茶坊裡面，坐下吃個泡茶，叮囑朱家兒子道：「那門上有喪牌孝簾的，就是你老兒家裡。你進去，依著我言語行事。」

遂把喪衣與他穿著停當了。那孩子依了說話，不知什麼好歹，大踏步走進門裡面來。一直到了孝堂，看見靈緯，果然淚天倒地價哭起來。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。那孝堂裡頭聽見哭響，只道是弔客來到，盡皆來看。只見是一個小廝，身上打扮與孝子無二；且

是哭得悲切，口口聲聲叫著親爹爹。孝堂裡看的，不知是什麼緣故。人人驚駭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」莫媽聽得哭著親爹，又見這般打扮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嚷道：「那裡來這個野貓，哭得如此異樣！」虧得莫大郎是個老成有見識的人，早已瞧科了八九分。忙對母親說道：

「媽媽切不可造次！這件事了不得。我家初喪之際，必有奸人動火，要來挑釁。紮成火圍落了他們圈套，這人家不經折的。

只依我指分，方免禍患。」莫媽一時間見大郎說得利害，也有些慌了。且住著不嚷，冷眼看那外邊孩子。只見他哭罷就拜，拜了四拜，正待轉身，莫大郎連忙跳出來，一把抱住，道：

「你不是那花樓橋賣湯粉朱家的兒子麼？」孩子道：「正是。」大郎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方才拜了爹爹，也就該認了媽媽。你隨我來。」一把扯他到孝幔裡頭，指著莫媽道：「這是你的嫡母親，快些拜見。」莫媽倉卒之際，只憑兒子。受了他拜已過。

大郎指自家道：「我乃是你長兄，你也要拜。」拜過。又指點他拜了二兄；以次至大嫂二嫂，多叫拜見了。又領自己兩個兒子，兄弟一個兒子，立齊了，對孩子道：「這三個是你姪兒，你該受拜。」拜罷，孩子又望外就走。大郎道：「你到那裡去？你是我的兄弟，父親既死，就該住在此居喪。這是你家裡了，還到那裡去？」大郎領他到裡面，交付與自己的娘子，道：

「你與小叔叔把頭梳一梳，替他身上出脫出脫。把舊時衣服脫掉了，多替他換了些新鮮的。而今是我家裡人了。」孩子見大郎如此待他好，心裡雖也歡喜，只是人生面不熟，又不知娘的意思怎麼，有些不安貼，還想要去。大郎曉得光景，就著人到花樓橋朱家，去喚那雙荷到家裡來，說道有要緊說話。

雙荷曉得是兒子面上的事了，亦且原來弔喪，急忙換了一身孝服，來到莫家。靈前哭拜已畢，大郎即對他說：「你的兒子，今早到此，我們已認做兄弟了。而今與我們一同守孝，日後與我們一樣分家，你不必記掛。所有老爹爹在日給你的飯米衣服，我們照帳按月送過來與你，與在日一般。這是有你兒子面上。你沒事不必到這裡來，因你是有丈夫的，恐防議論，到妝你兒的丑。只今日起，你兒子歸宗姓莫，不到朱家來了。

你吩咐你兒子一聲，你自去罷。」雙荷聽得，不勝之喜。「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，如此處置停當，我燒香點燭，祝報大郎不盡。」說罷，進去見了莫媽，與大嫂二嫂，只是拜謝。

莫媽此時也不好生分得。大家沒甚說話，打發他回去。雙荷叮囑兒子：「好生住在這裡，小心奉事大媽媽與哥嫂。你落了好處，我放心得下了。方才大郎說過，我不好長到這裡。你在此過幾時，斷了七七四九日，再到朱家來相會罷。」孩子既見了自家的娘，又聽了吩咐的話，方才安心住下。雙荷自歡歡喜喜，與丈夫說知去了。

且說那些沒頭鬼光棍趙家五虎，在茶房裡面坐地，眼巴巴望那孩子出來，就去做事，狀子多打點停當了。誰知守了多時，再守不出。看看到晚，不見動靜，疑道：「莫非我們閒話時，那孩子出來，錯了眼，竟到他家裡去了？」走一個到朱家去看，見說兒子不曾到家，倒叫了娘子去，一發不解。走來回覆眾人，大家疑惑，就像熱盤上蟻子，坐立不安。再著一個到朱家伺候，又說見雙荷歸來，老大歡喜，說兒子已得認下收留了。眾人尚在茶坊未散，見了此說，個個木呆。正是：

思量撥草去尋蛇，這回卻沒蛇兒弄。

平常家裡沒風波，總有良平也無用。

說這幾個人，聞得孩子已被莫家認作兒子，許多酸騰騰的火氣，卻像淋了幾桶的冰水，手臂多索解不成！」鐵裡蟲道：

「且不要慌！也不到得便宜了他，也不到得我們白住了手。」眾人道：「而今還好在那裡人腳？」鐵裡蟲道：「我們原說，與他奪了人家，要謝我們一千銀子。他須有借票在我手裡，是朱三的親筆。」眾人道：「他家先自收拾了，我們並不曾幫得他一些，也不好替朱三討得。況且朱三是窮人，討也沒干。」鐵裡蟲道：「昨日我要那孩子也著個字的。而今揀有頭髮的揪。

過幾時，只與那孩子討。等他說沒有，就告了他。他小廝家新做了財主，定怕吃官司的。央人來與我們講和，須要贖得這張紙去才幹淨。難道白了不成！」眾人道：「有見識，不枉叫收你做鐵裡蟲，真是見識硬掙。」鐵裡蟲道：「還有一件，只是眼下還要從容。一來那票子上日子沒多兩日，就討就告，官府要疑心。二來他家方才收留，家業未有得就分與他，他也便沒有得拿出來還人。這是半年一年後的事。」眾人道：「多說得是。且藏好了借票，再耐心等等弄他。」自此一伙各散去了。

這裡莫媽性定，抱怨兒子道：「那小業種來時，為什麼就認了他？」大郎道：「我家富名久出，誰不動火？這兄弟實是爹爹親骨肉。我不認他時，被光棍弄了去，今日一狀，明日一狀，告將來，告個沒休歇。衙門人役個個來詐錢，親眷朋友人人來拐騙，還有官府思量起發，開了口不怕不送。不知把人家折到那裡田地？及至拌得到底，問出根由，少不得要斷這一股與他，何苦作成人肥了家去！所以不如一面收留，省了許多人的妄想，有何不妙？」媽媽見說得明白，也道是了。

一家喜歡過日。忽然一日，有一伙人走進門來，說道要見小三官人的。這裡門上方要問明，內一人大聲道：「便是朱家的拖油瓶。」大郎見說得不好聽，自家走出來。見是五個人雄糾糾的來施禮問道：「小今弟在家麼？」大郎道：「在家裡。

列位有何說話？」五個人道：「令弟少在下家裡些銀子，特來與他取用。」大郎道：「這個卻不知道，叫他出來就是。」大郎進去對小兄弟說了。那孩子不知是什麼頭腦。走出來一看，認得是前日趙家五虎。上前見禮。那幾個見了孩子，道：「好個小官人！前日是我們送你來的。你在此做了財主，就不記得我們了。」孩子道：「前日這邊留住了，不放我出門，故此我不出來得。」五虎道：「你而今既做了財主，這一千銀子該還得我們了。」孩子道：「前日我也見說，說道恐防吃官司要銀子用，故寫下借票。而今官司不吃了，那裡還用你們什麼銀子？」五虎發狠道：「現有票在這裡，你賴了不成？」大郎聽得聲高，走出來看時，五虎告訴道：「小令弟在朱家時借了我們一千銀子不還，而今要賴起來。」大郎道：「我這小小兄弟借這許多銀子何用？」孩子道：「哥哥，不要聽他！」五虎道：

「現有借票。我和你衙門裡說去。」一哄多散了。

大郎問兄弟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孩子道：「起初這幾個攬掇我母親告狀，母親回他沒盤纏吃官司，他們說：『只要一借借票，我每借來與你。』以後他們領我到這裡來，哥就收留下。

不曾成官司，他怎麼要我還起銀子來？」大郎道：「可恨這些光棍！早是我們不著他手，而今既有借票在他處，他必不肯干休，定然到官。你若見官，莫怕，只把方才實情，照樣是這等一說，官府自然明白的。沒有小小年紀，斷你還他銀子之理。且安心坐著，看他怎麼？」次日，這五虎果然到府裡，告下一紙狀來，告了朱三莫小三兩個名字，騙劫千金之事。來到莫家提人。莫大郎二郎等商量，與兄弟寫下一紙訴狀，訴出從前情節，就用著兩個哥哥為證。竟來府裡投到。府裡太守姓唐名象，是個極精明的。一千人提到了。聽審時，先叫宋禮等上前，問道：「朱三是等何人？要這許多銀子來做什麼用？」宋禮道：「他說要與兒子置田買產借了去了。」太守叫朱三問道：「你做什麼勾當？借這許多銀子？」朱三道：「小的是賣粉羹的，經紀不上錢數生意，要這許多做什麼？」宋禮道：

「見有借票。我們五人，二百兩一個，交付與他及兒子莫小三的。」太守拿上借票來看，問朱三道：「可是你寫的票？」朱三道：「是小的寫的票，卻不曾有銀子的。」宋禮道：「票是他寫的，銀子是莫小三收去的。」太守叫莫小三，那莫家孩子應了一聲走上去。太守看見是個□來歲小的，一發奇異，道：「這小廝收去這些銀子何用？」宋禮爭道：「是他父親朱三寫了票，拿銀子與這莫小三買田的。見今他有許多田在家裡。」太守道：

「父姓朱，怎么兒子姓莫？」朱三道：「瞞不得老爺，這小廝原是莫家孽子，他母親嫁與小的，所以他自姓莫。專為眾人要幫他莫家去爭產，哄小的寫了一票，做爭訟的用度。不想一到莫家，他家大娘與兩個哥哥竟自認了，分與田產。小的與他家沒訟得爭了，還要借銀做什麼用？他而今據了借票生端，要這銀子，這那裡得有？」太守問莫小三，其言也是一般。太守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就叫莫大郎起來，問道：「你當時如何就肯認了？」莫大郎道：「在城棍徒無風起浪，無洞掘蟻。」

虧得當時立地就認了，這些人還道放了空箭，未肯住手，致有今日之告。若當時略有推托，一涉訟端，正是此輩得志之秋。不要說兄弟這千金要被他詐了去，家裡所費，又不知幾倍了。」太守笑道：「妙哉！不惟高義，又見高識。可敬，可敬。我看宋禮等五人，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，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，原來真情如此，實為可恨！若非莫大有見，此輩人人飽滿了。」提起筆來判道：

千金重利，一紙足憑。乃朱三赤貧，貸則誰與？

莫子乳臭，須此何為？細訊其詳，始燭其詭。宋禮立裹蹄之約，希蝸角之爭。莫大以對牀之情，消閔牆之釁。既漁群謀而喪氣，猶挾故紙以垂涎。重創其奸，立毀其卷！

當時將宋禮等五人，每人三□大板，問擬了教唆詞訟詐害平人的律，脊杖二□，刺配各遠惡軍州。

吳興城裡去了這五虎，小民多是快活的。做出幾句口號來：

鐵裡蟲有時蛀不穿，鑽倉鼠有時吃不飽，弔睛老虎沒威風，灑墨判官齊跌倒，白日裡鬼胡行，這回兒不見了。

唐太守又旌獎莫家，與他一個「孝義之門」的匾額，免其本等差徭。此時莫媽媽才曉得兒子大郎的大見識。世間弟兄不睦靠著外人相幫起訟者，當以此為鑒。詩曰：

世間有孽子，亦有本生枝。只因靳所為，反為外人資。漁翁坐得利，鷸蚌枉相持。何如存一讓，是名不漏卮。